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走馬春秋

## 第十一回 樂毅興兵掛帥 齊仲劫營喪命

詩曰：元戎小隊出城郊，問柳尋花到野亭。  
川合東西留使節，地分南北保浮萍。  
扁舟不獨如張翰，皂帽應知似管寧。  
寂寞江天雲路裡，何如道有少微星。

卻說樂毅收陣，上台見昭王，諭道：「卿家此陣見奇才，孤有幸賢士遠來演武，明晨到金台上拜你為帥。」樂毅謝恩，昭王傳旨回朝。次日，昭王沐浴排鑾，領文武至台上，傳旨宣毅，毅即至台禮畢，王御手相攜，坐指黃金白璧：「卿可知金璧？」樂毅道：「臣實未知。」王流淚道：「因先王誤讓位於子噲，以至國家大亂，孤避逃至昌平。不料東齊興兵攻易州，將宗廟盡毀，辱及先王，幸得都尉起兵，重整江山。數年以來，孤日夜痛心思報，積金台上，要招天下奇才。今幸愛卿先降，孤已齋戒沐浴，拜帥封職。若能報仇雪恨，孤不吝裂土分茅。」樂毅聞言，心中暗想：「原來燕齊有仇，我可以報受辱之恨。」樂毅道：「吾主與齊報仇，願大王假臣十旅之師，包管必勝。臨淄雖有雄兵百萬，臣視之如群蟻耳。」昭王大悅，正午吉期已到，宮官奏請受禮。昭王對樂毅道：「孤今日竊效古聖周文王拜呂望為亞父，斬將封神，開創八百年基業故事，孤今封卿為昌國君，平齊大元帥。」樂毅叩頭謝恩道：「臣初到易州，未立寸功，怎敢受此隆恩。」昭王道：「不必辭，就此登台受禮。」樂毅叩頭起來，而東南正立，孫操捧四十八兩金印與昭王，昭王捧與樂毅。毅端端正正捧起，轉身下來，率領文武望天禮畢，忙上台來，叩頭謝恩。王與樂毅親手掛印，將金花插在盔上，黃金掛在胸前。樂毅在台上傳令：「五營四哨，大小軍將聽命，明日在演武廳聽點。」各軍士領命下台。只聽樂聲迎耳，內臣帶上龍駒，昭王上前墜蹬。樂毅忙奏道：「臣乘駒怎敢勞聖王。」昭王傳旨文武替孤代勞。遊街畢，樂毅回府坐下，一番威武，比眾不同。石乘叩頭賀喜，樂毅道：「我明日點將伐齊，封你為前部先鋒，要盡心報效。一來報燕王之恩，二則泄我四十棍之恨。」石乘叩頭不表。到次日早，樂毅升帥廳坐下，眾將俱到，上台拱參等令。樂毅吩咐大小將軍：「備齊器械，本帥擇日起行。」眾將一個個盔甲鮮明，隊伍整齊。那樂毅發放已畢，朝服上馬，至午門山呼奏道：「臣一介草莽，荷蒙吾主降恩拜帥，位極人臣，臣瀝膽以報吾主之恩。臣想，君父仇不共戴天，吾國兵精糧足，東齊臣佞主昏，大兵徵東齊，馬到成功！報仇雪恨，在此一舉。」昭王叫聲元帥：「孤國之人小兵將，任憑卿家調用，但不知幾時興兵？」樂毅道：「點將發令，人馬齊集，即便興兵。」昭王即取上方劍交樂毅道：「元帥發令，不論王親大小將軍，不服者先斬後奏。」樂毅接劍，謝恩辭駕。傳令眾將，校場分列。一聲炮響，敲打三通，樂毅著軍政司把花名冊送上。三通鼓後，披掛列前，聽中軍宣令。

樂毅道：「眾將軍，我今受主拜帥，領兵伐齊。今令之初，各宜遵守，賞罰定理。」眾齊聲願聽。樂隨點人選馬，精兵十萬，令石乘為先鋒，領兵三千，逢山開路，遇水架橋。三聲炮響，安排隊伍，離易州南屯紮。樂毅復回，昭王升殿，黃門官奏「昌國君樂毅點兵畢，在午門候旨。」昭王即宣招。樂毅以呼畢，王道：「不知幾時發兵？」樂毅道：「臣點兵十萬，已經出城屯紮，特來辭駕。」昭王道：「卿今出兵，孤有御酒三杯，以壯行色，但願旗開成功。」樂毅謝恩出，昭王與眾臣送至朝門。王回宮，樂毅吩咐放炮起行，望東齊大道而行。一路軍法嚴明，秋毫無犯，雞犬不驚，真是仁義之師。

正行走，忽藍旗飛報：「大兵不可前進，已離齊界不遠，乞令定奪。」樂毅傳令，擇高阜安營。炮響三聲，五營四哨，安下營，架起寶帳造飯，眾軍飽食。元帥升帳，眾將齊進，雁翅排開。樂毅道：「界關乃燕齊交界之地，最為險要，那位將年去立首功？」只見一將應聲願往，視之原來是石先鋒。樂毅道：「先鋒前去取關，定要小心，是開兵之始，必須增長軍威。」石乘得令，出帳上馬，領五百兵放炮出營，來至吊橋，將五百兵排開。一指城上：「呸，城上軍聽著，令有燕國大將軍來到，早日獻關，萬事皆休。如遲，打破城池，寸草不留。」守關軍聞得燕將來討戰，飛報帥府。原來總兵是齊仲，乃齊東之子，是一個膏粱子弟，恃齊東之勢。聞燕兵一至，心中大驚，手足無措。

先鋒王文在旁，大叫：「元帥不必怕，自古道水來土掩，兵來將擋。末將不才願往。」齊仲道：「燕兵勢大，將軍出城，須要小心。」王文道：「諒此小卒，何勞元帥之心。」隨出，結束停當，提一柄三股托天叉，騎渾紅馬，領兵五百，放炮開關衝出來。石乘正在候敵，聽炮響開關，知道有將來迎敵，把兵退了兩箭之地，一枝人馬飛來。石乘道：「來將可通下名來。」王文將馬連忙一收，只見燕將銀盔銀甲，白馬白槍，大喝道：「小將要知吾名，吾乃界關總兵齊元帥麾下先鋒王文是也。小賊通名來，等俺功勞簿上記名。」石乘道：「胡說，某乃金台拜帥昌國君平齊大元帥麾下先鋒石乘便是。」王文道：「我問你，燕齊兩國，各守封疆，井水不犯河水，為何擅興無名之師，侵我東齊。奸奸聽我良言，收兵回去，兩不相干，免生靈塗炭。」石乘大喝道：「你罔王無道，寵納姨母，信用齊東，絞死昭陽，廢了太子，計害三賢，忠良退位，奸黨專權，賞罰不明，迷亂酒色。無道昏君，吾主興兵，定當掃盡東齊。你這賊無知拒天，若依我言，回馬去說與你主帥得知，大開城門，瓶添淨水，爐降名香，一步一拜。可繞爾不死。若遲，寸草不留。」王文大怒：「小輩敢說大言。坐穩，我來取你。」催馬舞槍，分心就刺。石乘提槍，叮噠一聲來迎。大戰十餘合，石乘的槍法神出鬼沒，風不透，雨不漏，王文招架不住，只聽得響亮一聲，槍尖直透前心，死於馬下。齊兵敗回關去，石乘追到關下，又討戰。

卻說敗兵入城，急報元帥知道：「王先鋒死於陣前，今燕將又在外討戰，乞令定奪。」齊仲聞報，嚇得膽戰心驚，手足無措。忽帳下閃過一人，喊聲如雷，大叫：「主帥，小將不才，情願出去擒石乘與兄報仇。」齊仲說：「既然王將軍要與令兄報仇，當准行，必須加意留心。」王武應聲曉得，隨下來，頂盔束甲，提刀上馬，領兵五百，搖旗放炮，開門衝出。石乘看見大隊兵來，當頭一將，年少英雄，金盔素甲，手提鋼刀，如狂風闖至。高聲大喝：「小卒快來通名名受死。」王武聞聽答道：「你豈不知右先鋒王武，威振界關，你敢在此耀武。」石乘大笑道：「你知我大名，何不將自首級獻來。」王武道：「殺我兄長之仇，如何輕饒。」催馬抬刀，照頭就砍。石乘架開，二人大戰四十餘合，不分勝負，石乘暗想：「這小子刀法利害，到也來得，直戰直砍難勝，不如用獨門槍取他。」又十餘合，王武一刀砍來，石乘把馬一側，蹬裡藏身，就勢將槍對王武咽喉直刺。王武眼快，用刀擋開，順手使個斜刀削藕之法，石乘湊手不及，不敢招架，回馬敗走。王武亦不追，天色已晚，大叫「石乘，饒你多活一夜，明日取你，報兄之仇。」說罷領兵入城。石乘亦收兵回營，慶功不提。

且說王武收回，至帥府見齊仲。齊仲道：「勝負如何？」王武道：「托元帥虎威，戰一日不分勝負。因天晚收兵，明日定擒石乘。」齊仲道：「思得一計，立可成功，強似苦戰。今晚三更時分，人含枚，馬去鈴，悄悄殺出關，劫他營寨，出其不意，一定成功。」王武道：「元帥此計甚妙。」即令依計而行。齊仲暗傳下令，點齊人馬五千，初更飽食，二更起行，俱要卷旗息鼓，不許走漏風聲。

且說樂毅與石乘慶功，在帳飲酒，忽聽狂風響，刮得飛沙走石，燈燭吹滅。樂毅大驚，吩咐快排香案，著石乘請出神書在案，樂毅學的是馬上課，一看神書就知其情，忙將書收回，升坐傳令：「五營四哨，帶領人馬，即刻出營，離營五里，按東南西北四面埋伏，不准違誤。」天到三更，這齊仲領三軍，一馬當先，一聲喊衝進營中。原來是座空營，懸羊打鼓，餓馬搖鈴，大叫中計了，嚇得齊仲回馬飛走，忽聽大炮驚天，四面八方鼓聲振地，喊殺連天，火把照得如同白日，殺得齊兵五千止存八百。王武大叫：「元帥快隨我出重圍。」齊仲道：「全仗將軍相救。」王武領殘兵，保齊仲往外走。走到銅牆鐵壁之中，殺一條血路，來至密松林，只存三百餘騎。齊仲對王武道：「雖然損兵數千，且幸保住生命。離關不遠，快走。」正走間，忽聽林中一聲炮響，石乘當先，領二千箭手圍住，箭如飛蝗。王武、齊仲俱死於亂箭之下。樂毅催軍攻關。軍士不見主帥，今燕兵攻城，一個個大開關門迎接。樂毅大

喜，出榜安民，犒賞三軍，齊仲一家抄斬。住了三日，樂毅領兵向東齊進發。兵行迅速，到莒州城外十里安營。

且說莒州是孫臏義子孫安奉母蘇瓊美在此，正在發放軍情，忽見旗官來報：「易州燕王金台拜樂毅為帥，領兵伐齊，破了界關，現在城外安營，乞令定奪。」孫安聞听，傳令各門，嚴加緊守，以防攻城。轉入後堂見母，跪下道：「母親，禍事臨門。」夫人道：「禍從何來？」孫安道：「只因當今無道，惹動干戈。今有易州燕王，差樂毅領兵伐齊，界牌已破，兵臨城下，我將寡焉能拒敵。」夫人道：「我兒起來，不用心煩。我聞樂毅曾與你父為昆仲，只因閔王昏悖，將他毒打，攆出朝門，使他投燕，起動干戈。他雖然與齊有責仇之恨，卻與你父有結交之情，明日出軍前，可和則和，見機而行，憂之無益。」孫安遵命，諾諾而退。

且說樂毅，問左右：「莒州見我在此安營，可知城中舉動？」左右道：「今四門緊閉，居民逃走。」石乘上前說道：「小小莒州，何勞元帥親臨，弟子當先。」樂毅道：「你去不得，你不知莒州守將是別夫義子名孫安，槍馬純熟，我今到此，正是狹路相逢，定要踏平莒州，力誅這狗子，少泄我胸中之恨。」